



楊 沫 著

葦塘紀事

4630

葦塘紀事

楊沫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兩篇反映河北農村鬥爭生活的小說。“羣塘紅事”描寫了抗日戰爭時期，冀中大清河北岸人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游擊戰的艱苦情景。“翻身愛情”則寫出了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帶給河北農村的巨大變革，這不僅表現在農民物質生活的提高，同時，他們的思想意識和對待婚姻問題的態度，也有了顯著的改變。

封 面 圖：沈 榮 祥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西 順 德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87 号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 667 字數 62,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frac{9}{16}$ 插頁 2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册

定價(8)0.32 元

統一書號：10020·567

定 价：0.32 元

目 次

葦塘紀事	1
一 走進大葦塘	1
二 砲火中的仙境	5
三 我們插了翅膀	7
四 “我要報仇！”	12
五 青紗帳里（一）	17
六 青紗帳里（二）	22
七 保衛大葦塘	24
八 維持會長	30
九 東家和長工	36
十 我們又在一塊兒了	42
十一 我們被包圍了	47
十二 大雨之夜	54
十三 永遠活在心上的人們	58

十四	一顆手榴彈.....	62
十五	“你們都是好人呀！”.....	66
翻身愛情		69

葦塘紀事

一 走進大葦塘

傍黑天，我剛收拾好我的小包，村干部派來的向導就到屋里找我了。這是一個黑大漢，進門他就親熱的說：“老李，咱們該起身了吧？道可不近呢。”我說：“嘿，老趙哥，是你送我呀！那好極了。你先抽袋烟，我給大娘算完糧票咱就走。”房东大娘就立在我旁邊，我掏出糧票菜金，她推着我說：“閨女，你怎這么小瞧我呀，我不要！你剛住這么一兩天就走，叫人心里熱刺呼的难受，……你那天再回來呀？”我安慰大娘：“大娘別难受，過幾天我們還回來住在這兒——你不嫌怕呀？”大娘把手按在我嘴上說：“閨女，別這么說，抗日人人有分……你們這么風里來雨里去，還不是为了俺們老百姓……”我急着走，顧不得再說什麼。挾起小包剛走到門口，看見大娘從她的倉房屋里急忙追到門口，又拉住我的手，喘呼呼的扒在我耳邊小聲說：“你是到大葦塘

去吧？嘿！那可是个好地方——保險！我可放心了。那兒沒这东西……。”她从兜着东西的大襟里抓出几大把紅棗，急忙塞在我的小包里，怕我不要，着急的說：“你們得走一夜，那远的道兒，大娘窮，沒好东西給你，餓了吃口棗也是好的……”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想不要，一想老人會多么失望，我就不言聲了。我緊緊拉着大娘的手，說：“大娘，你回去吧，日子不多我一定看你來。”我和老趙走了挺遠，才聽見大娘關門的聲音。我心里熱呼呼的想着：“媽，親媽也不過這樣兒呀，可是我和她非親非故，只不過我是個抗日的工作人員，她是個抗日的老百姓。”

我接到領導同志的來信，這夜叫我趕到大葦塘去。我从大娘家里起身，到勝芳附近的大葦塘，足有八九十里路，中間要穿過好多個敵人的據點，和幾條敵人汽車不斷來往的公路。天已經昏黑了，我和老趙就在野地里緊走起來，我左胳膊挾着小包，右手緊攬着“橈子”^①，老趙寬寬的厚肩膀就在我前面一搖一晃的邁着大步。每走到一個村子外邊，我們總小心的壓着氣兒，爬在壕溝里聽一陣子。走路的時候，老趙在我前邊二三十步，他聽見沒有可疑的聲音，就輕輕咳嗽一下，我們接着又走。

黑夜靜悄悄的，星星閃閃發光，敵人的大崗樓，就

① 小手槍。

像黑忽忽的大怪物，一个个在眼前閃了过去。走了二十多里，老趙地理不熟悉，他回去了，我就按既定的秘密交通站又找了新的向導。虽然这些新向導我不認識，但他們拚着性命送我，一見之下，当然我們就把生命联在一起了。接着他們在前，我在后，我們像貓一样悄悄的在敌人心臟地帶穿行。

整整的走了一夜，我們平安的闖了過來！到天快明的时候，我簡直走不动了，可是已經到了葦塘边的一个小村庄。

河北勝芳附近这片大葦塘，方圓足有百八十里，青翠的葦子，無边無际，远处望來，好像天边的一片綠雲。一九四三年冀中大清河北的十分区，在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蕩”后，成了敌占区。可是咱們抗日人民在共产党領導底下，並沒有被殘酷的压迫所嚇倒，咱們各級抗日領導机关，也沒有退縮，仍旧和老百姓在一起坚持大清河北的血腥斗争。但是敌人不断的追赶着我們，叫我們不能存身，不能工作，於是我們走進了大葦塘——这兒稠密的葦子机槍打不透，秘密的葦林小道敌人進不來。分区的領導机关和打过仗的部隊，就進到葦塘來休整、办訓練班、开各种會議……亘古以來只有飛鳥，沒有人烟的大葦塘，变成了十分区熱鬧的大后方。

我找到村里的招待处，交出介紹信、通行証。一个穿着綠軍裝的同志詳細的盤問过我，就微笑着向我解釋

說：“同志，你是頭一次到葦塘來吧？這是軍事情況，不得不小心。你走了一夜肚子餓了，歇一歇，吃過飯送你進葦塘。”

聽說允許送我進葦塘，又給我飯吃，我那時的痛快真沒法形容。我是在敵人手心裡走了一夜，又乏又餓了啊。我高興得大聲說：“同志，麻煩你，我真是餓了……走了一夜腿挺痛，可是見了你們，我高興得不痛了……”

飯後一個穿着便衣的通訊員，領我進葦塘。我們在狹窄的葦林小道上走着，腳下踩着爛泥。沒走几步，我的年青的向導就先對我說起話來：“咳，這位婦女同志，你知道這道兒全是咱自己打開的嗎？你看這彎彎曲曲真像八卦陣，不知道的飛也飛不進來——別看它葦塘邊上就有好些崗樓子，一樣的干瞪眼……”他黑紅的圓臉上露着青年得意的笑容，滔滔的說着：“這裡早先是土匪躲官兵的地方，這兩年咱八路軍也利用這地方打日本啦。咳，前幾天咱們一個連在霸縣東邊消滅敵人一個小隊，等鬼子調來大隊報復的時候，咳，咱們部隊早進了大葦塘啦……”他對我擠了一個眼，樣兒是那麼得意快活。我听着听着，心裡說不上的新奇高興。我說：“真是！這地方太好啦，要不是有這個大葦塘，咱十分區堅持工作更困難——喂，同志，這葦子道兒是你們打開的嗎？”這小伙子忍不住驕傲的笑了。他說：“是呀，我們一鏟一鏟割的，我們開闢了這秘密的小道。咳，這還不算

好呢，同志，你往里瞧吧！葦林子里头又是流水、又是荷花、又是小船、又是飛鳥，咳，真好像画上的仙境兒。我一到里头，咳，就忘了外边还打着仗哩，咳。”他越高兴，話說的越快，“咳”就越多，脚步也越快，好像要赶快把我領到他心爱的家里。我緊步追赶他，再顧不上和他談話。我們左轉右繞，在抬头只能見到一綫青天的密密的葦林当中，走了有四五里地，最后，渡过一条小河，上岸不远，嘿！真是豁然开朗！在一大片平地上，出現了各式各样的黄色蓆屋，这蓆屋比平常民房不小，有些屋頂擡着大雨布，有些窗子上飄着白紗。这些錯綜排列的蓆屋，包圍在葦子林里，真好像無數黄色的小島，站立在無边的綠海上。

“你可來啦！”陈萍一把拉住我，把我推到懸挂的蓆屋里，头一句先問我：“你这些天沒出錯？还每天鑽洞嗎？”我笑着說：“短不了鑽。——可自然沒出錯，出了錯怎么还能到这兒來？你这傻子头！”我們倆都笑了。許多熟識的同志都來望我。現在我可以在葦塘好好學習、工作。我知道葦塘並不是什么避難所，它像一把刀插在敵人心窩里，我們的責任是要握緊这把刀！

二 砲火中的仙境

陈萍是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年的老战友。这是个黃頭髮、黃眼睛、細長身材、白臉蛋，好像西洋姑娘的女同

志。白天我們在一个桌子上办公，晚上我們睡在一个蚊帳里。生活上我們彼此关心，她尤其关心我。我馬虎，东西乱扔，她总替我收拾；晚上我被子踢了，她替我盖。可是开了檢討会，她批評起我來，可不客气呢。她小小的眉头紧皺，瞪着圓眼，嚴厉的說出我的缺点。甚至这件事她也批評了我，她說：“李同志，你說你來葦塘时候，老鄉給你棗送行——羣众紀律，不应当吃老百姓的东西。”我想了想，接受了她的意見。这个同志对人要求嚴，对自己要求更嚴。我喜欢她。

葦塘白天比外边热多了，中午太陽像火一样潑下來，透过薄薄的蓆頂，热得人头昏眼花，汗像雨一样流。我們各个蓆屋里的同志誰也顧不得热，都扒在桌上急忙的寫、看。有时我喘一口气，用毛巾擦擦流下來的汗珠，抬头看看陈萍，她的汗水正經過臉上的斑点，大粒流下來。可是她不擦，把腦袋埋在紙上动也不动。我忍不住的說：“陈萍，真他媽热！这还不如在‘望天猴’^①里舒服哩。”呆了一会，陈萍才抬起头，看着我笑着说：“叫鬼子把你掬去就不舒服啦……”我瞪了她一眼，顧不得再說話，又都急忙寫起來。因为我們明白葦塘蓆屋的寿命不是長久的，到了冬天，葦子打完，我們就得离开这兒，我們肩上的任务是那么重，大家必須利用这

① 为躲避敌人挖的小地洞。

塊地方加緊工作。

晚飯后，天气涼爽了，我們也休息了。球場上响着雜亂的笑聲、說話聲，水面上搖盪着各式小船，——同志們有的去摘荷花蓮蓬，有的打着小槳去水面上閑蕩。我和陳萍還有年輕的會計高信，時常一塊駕着小船，在溝港交錯的河水里飄來飄去。水面上一片片荷花在翠葉上面盛開，發散着叫人心醉的香味；美麗的水鳥成羣的在上空飛翔，冲破了天空的寂靜。我們打着小船飄在清明的水面，望着四周叢密的葦林和身邊輕輕的流水……我忽的想起送我進葦塘時候，那個年輕向導說的：“畫里的仙境”，心里沉醉一樣的飄飄然了。

這時候，高信在船上教給我們唱一支民歌，每天我們都在船上隨着他高聲的、有時低低的唱着：

河裏水，嘩啦啦，

請你給他捎個話：

莫說這，莫說那，

就說你英勇抗戰莫想她……她……

高信雄壯的、陳萍婉轉的歌聲，拉長了“她”字，長久地迴盪在蒼茫的暮色中。

三 我們揀了翅膀

我到葦塘還不到半月，忽然發生了情況！上萬敵人

扑向大葦塘來。据司令部估計：敌人要包圍葦塘，企圖把我們領導机关和主力全部消滅在这里。接着葦塘外面的崗楼上搭起了几十丈高的了望台，上面架着大砲。接着大砲打來了，葦塘里只要一冒烟——轟的就是一砲。但敌人却不敢直闖進葦塘，大隊人馬先在外面層層包圍着。

我們有兩天不能做飯吃了，胡乱吃点干粮喝点河水來度日。知道包圍越來越緊，大家緊張起來，各部分都忙着整理文件，向泥里坚壁东西（葦地里挖下半尺就是水）。时常一顆砲彈飛來，猛的嚇一跳，接着知道沒伤人，誰也不管它，仍就各人忙各人的。这一个上午情况更緊了。敌人抓了大批民伕，拿机槍逼着他們打掉葦子向里進了。於是我們机关人員得到命令：当夜撤出葦塘去，准备新的战斗。

白天我和陈萍在整理文件和各種書呀、報呀，怕妨碍战斗，都在力求輕裝。到了葦塘，大家剛剛多了一点的家当，又要坚壁——实际誰心里也明白多半就是扔掉，都有点舍不得。我掂掂這本書，又掂掂那本書，剛从这兒找來、那兒要來，沒看几天又要扔掉——陈萍看我抱着書舍不得的样兒，一把搶过去說：“給我！我給你帶着。”加上我的書，她一看她那大大的包袱就皺起眉來說：“这可怎么着？遇見战斗……”她揀出了她的几本書：“要不坚壁我 这个吧。”我又搶过她的書來

說：“我替你帶着吧。”加上她的几本書，我的小包也成了大包。高信在旁邊看着我們一勁磨菇就笑道：“二位要去住娘家嗎？好大的包袱！碰見战斗，別說跑，就抱着包袱哭吧。”叫高信一諷刺，我們都覺不對勁。一嚥嘴把書呀、報呀、蚊帳、棉被、衣服，每人收拾一大包袱，拿着簍，就在葦楂當中刨了一個小坑埋在泥里。我像埋了自己孩子似的伤心，埋完了還站在葦地旁邊，呆呆望着我那埋了東西的地面，嘴里嘟囔着：“‘联共党史’——苏联版的……誰知道能再見不呢？……”陈萍也望着她那個小坑自言自語說：“哼，‘联共党史’呀？——我那‘整風文献’就不重要啦？”我們倆离开這塊地時，气得忍不住一塊罵起來：“媽的，日本鬼子真混蛋！”

我們徹底輕裝了，每人只剩下一個日記本、几本重要的黨內文件和兩件單衣裳，用包袱皮對着角綑成一個小卷往腰上一系，輕便多了。陈萍試着把小包系在腰上，向高信跳過去說：“老高，比比！你那包袱才像住老丈人家的呢。”

天還沒黑，出發還要等一陣子，我就到報社那座蓆屋去串門，幾個小伙子正在向水里抬着一架石印機，社長老汪也在忙着收拾東西。他見我進來，抬頭對我勉強笑了一下——他的臉又黃又腫。他說：“你看，老李，我們剛費了九牛二虎的力買來一架石印機，還沒有用就要扔在水里……”老汪的樣兒好伤心，埋石印機也像埋他

孩子一样，說話嗓門都變了。我安慰他說：“老汪，石印机算什么？抗战勝利了，咱們还有的是鉛印机呢。”老汪嘆了一口氣：“可是——咱們能趕得上使鉛印机这一天嗎？”我不愛听這話，駁他說：“怎么趕不上？抗战当中咱們橫不能都死光。”

正說着話，專員派人找我去开会，我赶快回到我們專署的蘆屋那邊。矮矮的胖專員坐在板鋪上，我們十几个干部有圍他坐着的、有站着的。他和我們簡單談了談葦塘周圍的軍事形勢和我們走出葦塘以后的工作方法；並說明我們反掃蕩不是退却，我們還要待机主动的進攻，這是敌我錯綜复雜巧妙的斗争。接着就說：“葦塘里面咱們還要留部隊打麻雀战，可是周圍被敌人包圍着，他們的給养、情报，就要依靠葦塘外面的文新①七区，可是七区村庄都被上層份子掌握着，我想咱們留下一个干部加强掌握这里的上層，帮助区里完成情报、給养的任务……”專員慢条斯理說到這兒就停住了，他慢慢裝上一小鍋烟，打着火鑪吸在嘴上，才又接着輕聲說道：“环境可是殘酷呀，你們看誰留在这兒工作合適？”大家靜了一会兒，高信先說：“我留下行么？”教育科的張科員說：“專員，我家离这不远，工作方便，我可以留下。”陈萍說：“我可不会作上層工作，鞠躬哈腰的我看

① 文安縣和新鎮縣各一部。

不慣。我願意留下作下層工作。”我看沒人說了，我才說：“專員，你不应当这么問大家，本來这个任务就是我的——我的任务早就是作上層統一戰綫工作，为什么还問別人？”聞專員笑了，他磕着烟袋說：“我知道你做这个比較合適，可是敌人这么瘋狂，你身体又不大好，留在这里，我也很不放心。”我說：“没什么，反正是依靠羣众，那兒都是一样……我就留在文新七区吧。”老聞拉起我的手晃了兩晃：“好！你就留下。今晚去找于振德——他是七区区委書記，也是小隊政委。”

天黑了，我們整隊出發。奇怪的，並沒有隊伍送我們，我們五六十个地方工作人員，除了有一半同志有手槍，再没有什么武器。这时只有兩個常到葦塘打魚的老鄉，領着我們，繞过敌人的包圍圈，打一条从沒人走过的大草林里穿來穿去，最后繞出了大葦塘，神不知鬼不覺突出了敌人的包圍圈。鬼子后來气的說：“八路大大的，長了翅膀的。”

突圍这夜的景色实在叫人难忘：我从沒見過这么又高又大的青草林，我們在月光底下，从草林当中穿過來，各色不知名的野草，夾雜着各色不知名的野花，花草的異香，高高的飄散在我們头上——我們就从这永沒人走过的草林里用勁踹過來，踹出了一条細長的小道。我走着走着猛一抬头，看着天上蒙朧的月色，看着我們挎盒子同志矯健的身影，看着大家兩手用勁排除野草，